

## 彈指四十年 小 冰



四十年前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好多舊事物消失，舊詞彙隱退；新事物誕生，新詞彙出現。年歲稍長的人一定知道，煤油燈、掙工分、家庭出身、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等，現在如果告訴年輕人，一定得先講前因後果，否則人家聽不明白。而新事物，好比說旅遊，就是稀奇事了，領盡了風騷，並列的還有包產到戶、恢復高考、下海、考託福，以至後來的唱K、上網、孵化器等等。都是耳目一新，經濟向好、社會進步的產物。特別是旅遊，從前過日子都緊巴巴的中國人，哪裏有什麼遊山玩水的概念！四川省旅遊汽車公司的四十年聚會，提醒了我很多事。

聚會場面很溫馨，有一位老領導聊公司史：「一九七八年國門一打開，外國人和港澳台同胞陸續到來，省旅遊局從四面八方調來一批司機，組建成中國國際旅行社成都分社汽車隊，之後叫四川省旅遊局汽車隊、省外辦汽車隊，直至省旅遊汽車公司。」

同事們講起老故事，給我的感覺有點接二連三，有些是我耳熟能詳的，例如，要懂得基本的外交禮儀，保持微笑，如何對待禮物，與客人進餐要注意餐桌風度等。改革開放初期，旅遊業是涉外部門，我們被看做涉外工作人員。他們講的有些事，我卻不曾知曉，我不知道「公司的駕駛員要精挑細選，政治上從嚴審查，業務過硬，作風優良，賓客至上，安全意識強」，現在想一想，難怪他們都那麼不錯。

說起搞旅遊，說起在旅遊部門工作，那時的人真是羨慕得不得了。老李說：「人們像看稀奇似的圍觀外賓，圍觀我們的旅遊車。」老陳說：「有人問『這是什麼車？』『旅遊車』，『什麼叫旅遊？』『旅遊就是……

』」老黃說：「敢圍觀的，敢問問題的，算是膽子大。膽小的，一見到老外就躲。」

老羅提起執行九寨溝任務，提起仙逝的朋友。他說：「早期的山路崎嶇，坑坑窪窪，地勢險峻，現在一天的路程那時要兩天。亮着燈出車，亮着燈收車是常有的事。有一次老王載外賓去九寨溝，路上目睹旁邊的美女翻譯被飛石擊中，瞬間因公殉職。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他不能駕車，一見到石頭就風聲鶴唳，心裏的陰影很久抹之不去。」

人多，啥事兒都想起來了。有人想起一九九〇年亞洲一號衛星升天前夕，西昌衛星中心租用我們九輛大型日本旅行車前往接待貴賓，車流在路上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這事兒我知道，我也去了，坐老李那部車。車況好，聲譽好，收費正規；司機懂禮貌，服務好，態度好。公司是省內接待境外人士的唯一汽車服務機構，除了接待遊客，還接待來川投資、教學、科研的外國人。

人多車少，供不應求，用車要排隊。在錦江賓館那個工作點，有一位女士常來申請用車，每次到來都帶給大家小食品。有人是香香嘴，吃慣了，一見到她就想吃點什麼，還在心裏琢磨「姐，今天給我們帶什麼了」，答案多半是肯定而不是否定。這是話外之音。在金錢至上的年代，公司沒有發生過重大的外事違規事件，沒有出現過特大的技術事故。得益於國家撥指標、價格從優的特惠政策，幾年下來，公司車輛就發展到一百多部，都是進口的，稱得上豪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汽車製造業尙不發達。

中國旅遊業大發展的源頭，是改革開放，一路走來故事源遠流長。四十年聚會讓我感到，四川省旅遊汽車公司的那段輝煌，已經永存同事們心中！



手帕，早已不流行了。然而文學作品的抽屜裏，依然疊着一方情意綿綿的手帕，黛玉把詩題在寶玉帕上哩。

我的抽屜角落裏也有幾塊手帕，保存完好，摺疊起來也不礙着地方，便一直珍藏。其中一塊輕輕的小小的，翻開來卻翻出一片童真爛漫。

帕是粉紅色的，很嬌滴滴，又給人很小女孩的感覺。那的確是小女孩的心意，然而又有什麼特別呢？呀，若是純粹用錢買來贈我，意義沒那麼深，情意沒那麼濃，只是輕輕的小小的，像一口士多啤梨雪糕，甜一甜就消失了。可是，那帕上是綉了字的，手綉

，彷彿留下指頭的溫度，字體是英文美術字，上款綉了「Dear Miss Wong」，下款是「1C」。明白了吧，所以隔了多年，一拿起手帕，猶覺觸手柔暖，不忍放下。

那是我做中一班主任時，全班學生送給我的聖誕禮物，爲了預備禮物，她們怎樣商議？如何定案？小女孩聲音嬌嫩，你一言她一語，過程大概熱鬧一番。

把手帕翻轉，見針步細密，工整均勻，似乎並不是集體勞作，而是由同一人所綉。當年家政科分爲二類，一學期學烹飪，一學期學針黹。誰的女紅了得呢？同學之間應該了然，這中間又有推選、謙讓、承諾。

她們先挑選手帕，然後加工，再而相贈，一連串動作，準時在聖誕鐘聲下完成，反

映出了升中不久的女生，已經具備策劃力、執行力。最難得是懂得敬愛師長，懂得很具體把愛流露，於是製作成一份情味悠遠的禮物來。

哪個小女孩纖手拿針，密密然綉花呢？唉，我真糊塗，竟就忘了。如今只能憑想像，心靈手巧的女生，先參考美術字造型，把要綉的字樣畫了底稿，定了大小，掌握比例。然後找來竹弓，一外一內，兩個竹圈牢牢固定了手帕，再一針一線綉在紅羅帕上。燈下曾留下小女孩溫柔的神情，低頭凝神，穿針換線，一根針穿來插往，而心意也永恆地留下來。

這份禮物，溫柔得足以把我整個人融化。

## 張國寶部長與魯桂成大使

尹樹廣



讀書引人聯想，收穫快樂。倘若你又熟稔書中的人和事，就會更多幾分親近感。近讀張國寶先生的新作《筆路藍縷——世紀工程決策建設記述》，就讓我感到了閱讀的快樂。書中不只一次地提到中國前駐土庫曼斯坦大使魯桂成的名字，讓我的思緒飛回到在中亞的日日夜夜。

張國寶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前副主任（正部長級）、國家能源局局長，長期從事西氣東輸、青藏鐵路和境外油氣管道建設等重大工程的預研、決策和組織實施，他將這一過程比喻爲「筆路藍縷」，是十分貼切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之初，我曾在中亞做記者四年，對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從醞釀到建設，對書中的人和事有所了解。從書中我得知，魯桂成大使竟與中亞天然氣管道有如此緊密的聯繫，這條管道又將張國寶和魯桂成的名字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在《筆路藍縷》中，張國寶先生全景式地描繪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國家在能源、電力與新能源、交通運輸、工業與裝備製造、民生等五大領域的建設、發展和高層決策過程，誠如全國政協副副主席徐匡迪在序言中所言：本書「從一個側面記錄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筆路藍縷走過的非凡的發展道路。」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今天，這本書尤其值得各界人士閱讀。

書的第一章是「能源綜合篇」，其中介紹了中國與中亞、俄羅斯和緬甸石油三條天然氣管道的國際合作歷程，真實客觀地記錄了這些「世紀工程」從運籌設想，到修建運營的艱辛歷程。在「中亞天然氣管道談判及決策」中，作者的敘述可謂濃墨重彩，飽含深情，魯桂成大使的名字被反覆提及。

作者寫道：在一次駐外使節會議上，魯桂成大使的介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講話充滿激情，富有感染力，着重介紹土庫曼斯坦是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天然氣儲量最豐富的地區，二〇〇四年出口天然氣三百九十一億立方米，但只有蘇聯時期建設的單一向俄羅斯出口的管道，具有出口多元化的強烈願望。魯大使建議，可以從土國進口天然氣，國家從該國進口天然氣的構想更加清晰起來。

我與魯桂成大使相識於中亞，那時我經常去烏茲別克斯坦採訪，他是駐烏使館政務參贊，對我的工作給予了大力支持。我們初次見面是在首都塔什干，他的一雙大手緊握



▲張國寶的新作《筆路藍縷——世紀工程決策建設記述》



▲張國寶二〇〇六年一月訪問土庫曼斯坦期間，尼亞佐夫總統（左圖）會見他（右圖右）和魯桂成大使（右圖左），翌日刊發在《中立的土庫曼斯坦報》頭版版面

張國寶供圖

作者供圖

着你，大嗓門，笑聲爽朗，他熱情似火的性格與書中描寫的一樣。應當說，中亞天然氣管道的建設與魯桂成豪爽的性格頗有關係，且張國寶與魯桂成兩位性情中人的性格發生了「化學反應」，某種程度上加快了該「世紀工程」的推進。

作者透露，中亞天然氣管道的構想始於胡錦濤主席二〇〇五年五月九日在莫斯科出席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六十周年紀念活動，土國總統尼亞佐夫等前蘇聯各國元首也出席了活動。在中土兩國元首的雙邊會談中，尼亞佐夫總統談到本國天然氣資源豐富，可以從該國修建一條通向中國的天然氣管道，向中國供氣。這時外交部在京西賓館主辦的使節會議恰好推動了該項目的落地。作者寫道，中方參與土國阿姆河右岸天然氣田開發的談判初始時並不順利，直到最後的簽約階段，雙方還產生了重大分歧。

二〇〇六年四月，尼亞佐夫已經身體染病，但爲了完成這一歷史性任務，還是率團訪華，準備和胡錦濤主席兩位國家元首簽署建設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的協定。但中國外交部協議簽署的禮儀規定差點使這歷史性協議半途夭折。按照儀典規定，這一具體協議應由兩國主管能源的部長簽署，兩國元首見證。但尼亞佐夫總統堅持由他本人和胡錦濤主席一道簽署，直到簽約頭一天晚上仍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尼亞佐夫總統把魯桂成大使叫到其下榻的釣魚台國賓館，明確說如果協議如不是他本人簽署，他將回國，協定將無法簽署。魯大使聽後很無奈，「只好哭喪着臉來找我，把情況向我做了介紹。他不無

憂心地說，這樣一個大事，好事，十哆嗦已經完成了九哆嗦，就差最後一哆嗦，如果黃了，實在太遺憾！」張國寶說，我只是一個副主任，外交事情還得按外交部的意見辦。情急之下，張國寶只好向頂頭上司馬凱主任匯報。

馬凱對張國寶說，你們再做做尼亞佐夫總統的工作。但張國寶和魯桂成深知，尼亞佐夫在土庫曼斯坦是一言九鼎的，做工作只會使協議泡湯。情急之下，張國寶只得違規越級，直接給胡主席辦公室主任陳世炬打電話匯報情況。陳說，請等一等，馬上去請示胡主席，半小時後，陳又打電話給作者，轉達胡主席的話，這是件好事，明天就由他和尼亞佐夫總統簽字。就這樣，在張國寶和魯桂成的「撮合」下，這一世紀協議得以簽署。作者越級請示，不計個人得失，這一點是領導幹部十分重要的品格。

我最近一次見到魯桂成大使是在他結束土國任期，調到外交部檔案館任館長之後。我們在北京的一個外事場合相遇，他還是山東大漢子的大嗓門，熱情地與我說笑，邀我到外交部檔案館作客，一聲聲「小尹」的稱呼，讓我很受感動。

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一個國家領導人和高官的性格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的性格塑造了國家的性格，甚至決定了國家的命運。在簽約的歷史關頭，胡錦濤主席表現出的大國領袖的遠見卓識和決斷；張國寶和魯桂成的臨危處置，決定了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的命運。

歷史將記住他們的貢獻和性格！

## 暴雨的傳說 徐海娜



下午，放學時分，陰雲密布，雷聲陣陣。你終於趕在傾盆大雨來臨之前回家了，因雨，課後籃球隊的活動取消，你悶悶不樂。你說，「這真是一個Bad day，連天空都哭了！」過了一會兒，你說，「媽媽，就是周三的半夜！」我說，「不是周四凌晨嗎？」連時間都不確定，因為還沒有被公布，那個噩耗的時間。

接下來都是暴雨的傳說。同住的室友拉住他一次，可是睡着了以後，沒有人再拉住他。我想像着畫了一片枯葉，從遠遠的天空飄落下來，靜靜地漂浮在水面上。而他沉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從十五層樓高的地方。天空一片滂沱，大地也不成形狀，全部模糊在同學們的瞳仁裏。他還不到十二歲啊！他離我們的生活會那麼近，如今那麼遠，這個故事一點兒都不真實。

傳說他總是笑靨盈盈，調皮可愛，認識他的人都說這不可能。傳說他曾經在寄宿處捱過耳光，認識他的人都因此憤怒。傳說他攢了很久的錢，給自己買了一部新手機，又被偷監摔壞。傳說他打電話給父母捱了罵……所有的都是暴雨中的傳說，沒有人知道細節。唯一能了解的事實只有內心

的痛。痛苦在深夜匯聚成了一首小詩：《暴雨的傳說》。

滑過你的臉的手，還有餘風。破碎了一地的呀！你的知交。傳說中的笑靨，和那些破繭的努力，都在發酵。咕嘟咕嘟，氣衝雲天。聽！孩子說，天空哭了！你們要，深呼吸。聽！孩子說，天空哭了！你們要，守住愛的人。

有人說，現在的孩子太脆弱，沒有一點抗壓能力。我忍不住憤怒，「你如何知道他們承受了怎樣的壓力？你如何知道他們出事之前經過怎樣的艱難抉擇？」有人說，這樣的事情哪裏都有。第二天早上起來看新聞，果然又有了，有報道說「西安十五歲初中生被老師強行理光頭，十天後跳樓身亡」。

點起蠟燭來緬懷早逝的生命的時候，我在想，當「沒有責罰和羞辱的教育」成爲所有人的共識的時候，這樣的事情應該會減少吧！

## 李白的幽靈



一九八四年，一個執著於從漢語古典精神中揭示現代日常生活中唯美啓示的詩人張棗，從湖南長沙到達四川，從此將自己復甦漢語中「古典之甜」的志向與四川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在《略談「詩關別材」》裏說：「我們知道一個壞詩人的最大標誌就是沒有代表作。代表作像跳跳棋局裏的骰子，一定得拋出個『6』才能讓棋子起步」。秋天，這個年輕的詩人拋出了第一個「6」。他寫了在其一生詩歌創作中傳播範圍最廣的代表作，《鏡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危險的事  
固然美麗  
不如看她騎馬歸來面頰溫暖

羞慚。低下頭，回答着皇帝一面鏡子永遠等候她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事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

由梅花旋落開始，由梅花落滿而終。由回憶往事開始，由關閉回憶而終。中間這短短的幾行，完成了一場圓潤流轉的暗秘意蘊。《鏡中》表達了張棗對自己寫作意義的定義——「恢復詞語原本的意圖，即它和我們生存的內在聯繫」。其「恢復」的着眼點正是「甜」，即在詩歌中再現一個宇宙，再現我們宇宙中本身的元素的「甜」。

這種圓潤流轉的「甜」彷彿是一千多年前的陶淵明和李白的回魂重現。陶淵明彎腰採了路邊籬笆的一朵花，起身抬頭恍然看見南山在前。南山之悠然，全因人心之愜意。

物我之間，水乳交融。此之謂「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這一點，同樣體現在李白的《獨坐敬亭山》中。李白與敬亭山兩看相不厭，他們之間並非二元對立的人與物的關係，而是對話和相處的關係。

倘若人生就是一場莊周夢蝶裏的大夢，那麼這份「甜」便是分不清我是莊周還是蝴蝶時那一瞬的恍惚。這份「甜」提煉到中國古代文化中的觀念中去，便是「天人合一」。李白在敬亭山上兩看相不厭所創造的出來的空間，穿越到現代社會，恰好成了張棗的《鏡中》裏「她」和鏡中的「她」對話的場域。無論是「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還是「危險的事固然美麗」，抑或是「不如看她騎馬歸來」，還有「讓她坐到鏡中常坐的地方」，裏面充滿了兩個自我之間對話中的「商量」，這個自語式的對話之間有一

賴秀俞



▲中國現代詩人張棗

資料圖片

面鏡子，對話的雙方是「一片雪花轉成兩片雪花」般分開的自我。在這場對話中，人的嘆息、呢喃、幻想，承載於絮絮不休的話語之間，化成旋轉而下的梅花，一回過神來，

就落滿了遠古的「南山」。從而穿過南山的軀幹，越過四〇五年郊外的田野，跨過籬笆，讓我們直達陶淵明的眼睛，注視他沉淪過的那些失傳已久的風景。

這些風景裏有中國「物我合一」的文化觀。中國古代詩歌爲了達到這種圓潤流轉的「天人合一」，常省略主語，使作者和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達到主客觀的統一。一如李白獨坐敬亭山頂時所創造的人在自然中消隱的境界，中國古典詩歌的境界是讀者在讀詩過程中的自我消隱。這種由中國古詩帶來的境界潛移默化地賦予我們思考的維度——一種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一種「悟」的思維。

只有獲得了思維上的自由，才有可能抵達語言的自由。如張棗所言，自由的語言「首先」必是「天人合一」的語言。在當今這個已經沒有李白，徒有李白之幽靈的時代，張棗渴望以精妙的詩藝抵達這一自由，故而他以一種盡可能親近「物」的態度拋棄工具性的轉述語言，呈現了一種「物我相融」的詩意。